

古代斩首奇闻

斩首是古代执行死刑的手段之一,就是杀头。所谓枭首或弃市其实也都是斩首,只不过枭首指斩首后把人头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弃市指将囚犯在闹市处死。从秦时起斩首正式列入法典。隋代以后直至明、清的死刑执行方式主要是斩首,它的处罚程度比凌迟轻,而比绞刑重。

难断脖颈

斩首的行刑者——刽子手都是心狠手辣之辈,他们不仅要有杀人的胆量,而且还要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人的脖颈虽然比较细,但因为其中有颈椎骨,所以不用力气就不能一下子砍断。有的犯人孔武有力或身怀绝技,要砍掉他的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嘯亭杂录》卷八所记的阿里玛是清初一名武将,任职横行不法,作恶多端,顺治皇帝想除掉他,就派遣一名勇力仅次于他的武官巴图鲁占把他

逮捕,押赴菜市口斩首。囚车走到宣武门,阿里玛说:“死就死罢了,但我是满族人,不能让汉人看见我受刑,就在这城门外把我杀了吧!”同时,他用脚勾住城门瓮洞,囚车竟不能前。巴图鲁占同意了她的要求,下令在城门外边行刑。在行刑时,阿里玛的脖颈就像铁铸似的,刀砍不动。阿里玛告诉巴图鲁占说,先用刀割断脖筋,然后再砍。巴图鲁占让刽子手照着办,才把阿里玛的头砍掉。

惠康野叟《识余》卷四“说异”一节,记明朝有个陆暉的苏州人犯罪当斩,受刑时,刽子手挥刀砍去,却未能损伤他的皮肉,刀反而被砍折了。这样连续砍折了三把刀,他的脖颈连一点儿血也不见,只有3个刀印。监斩官大惊,问他是怎么回事,陆暉说:“我在入狱后就让人造了一尊观音像,虔诚祈求保佑。现在你们杀不死我,这是

观音菩萨的慈力吧。”监斩官把这一情况如实呈报,有司奏明朝廷,赦免了陆暉的死罪。这个陆暉,可能具有硬气功一类的绝技,观音菩萨保佑的话不过是假托之词。

清代咸丰年间,有一次官军在福建沿海地区捕获海盜50余人,押赴福州市北郊刑场斩首。这些海盜多是有些功夫的,刽子手行刑时连砍数刀,还不能砍下头来。于是就另想办法,找来一条木匠用的大锯,两个人对拉,锯断囚犯的脖子,囚犯号叫,惨不忍闻。

断头瞬间

被斩首时,在头与身体分离的刹那间,人的感觉如何?活着的人谁也没有亲身体验,只能凭想象来推测了。对此,古代野史笔记有记述,有的小说也有所描写。

《聊斋志异》卷二有《快刀》一篇,写明末时,官军捕获山东盜賊十余人,押赴市曹

斩首。其中一名士兵拿的那把刀非常锋利,盜賊中有一人认识这个士兵,就对他说:“听说你的刀最快,斩首时不会割第二次,请你用这把刀杀我。”士兵同意了。行刑时,士兵一刀砍去,那个盜賊的人头滚出数步之外,在地上旋转未定时,口中叫道:“好快刀!”

这是小说家言,当然不能当真。因为人说活靠声带震动,只有一颗人头根本无法发音。但是,史籍中可以见到相似的事例。明末抗清英雄魏式粗被清军杀害后,家属枢也把他头装在一个木匣子里,他的眼睛睁着,家里的人对着他的头说:“公子平安无恙,你可以闭眼了。”他仍然不闭眼,有人又说:“焦侯(即焦珧,曾被封为新侯)也平安无恙。”这时,他的眼皮才合拢。人们都说:“瞿公的精灵未泯,死后还惦记着朝廷大事。”但是魏式粗被杀后大脑是怎么想的,可惜无法证实。和魏式粗同时的杨廷枢也被清兵俘获,临刑慷慨不屈,仰天长啸,连呼“大明”,头已落地,他口中又喊出一个“大”字,清晰可闻。

近代学者林纾(琴南)曾和他的朋友王子仁在一起探讨过人被斩首后的短暂瞬间有无知觉的问题。林纾认为,人被杀,督脉则断,必然一无所知。王子仁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法国有两个医生研究过这种现象,认为人的颈部总筋虽然断了,但脑气还没有立即消亡,可能会有微弱的知觉。不久,其中一个医生犯了死罪,应当斩首,他的朋友对他说:“你的头落地后,我捧着你的脸叫你的名字,你若有所知觉,就睁开眼睛看着我。”犯罪的医生同意了。到受刑后,朋友按照所说的去做,死者的头颅果然睁眼看他一下,随即闭上,再喊第二声时,眼皮却不再睁开。

(王永宽 来源:中华传奇)

动土就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岑春煊不管前面是刀山是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硬是将这两人搞垮了。

免死狐悲,唇亡齿寒,其他官员吓得要死。当然,强龙难压地头蛇,对付岑春煊可以弹劾,可以买凶暗杀,也可以制造车祸现场。但是岑春煊正在受慈禧恩宠,说坏话,没用,说好话,有用;其位至总督,运用“做掉手法”绝对是下下之策。他们于是凑钱在香港开研讨会,并悬赏云:“有能使岑春煊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重赏之下,大家都活动开了,说往京城去“上天言好事”,说岑领导这好那好,万般都好,这样的官不升真没天理。恰在这时,云贵那地方出现了匪患,大家觉得这是个极好的进言机会,于是都说岑领导是将军出身,云贵匪患非得干练知兵的岑春煊者不能胜任,时被岑春煊掐了一把脖子的军机大臣奕劻“内举不避仇”,向慈禧推荐岑春煊去建功立业,树不世功勋。国防安全当然比反腐倡廉更重要,所以慈禧就把岑春煊调离两广了。两广官员于是大大舒了一口气,又过起从前的好日子。

从富庶的两广去瘴病的云贵,老岑有点闹情绪,在上海装病不上任了,拖了几月,慈禧就收回成命,让老岑上京,当了邮传部部长,也像海瑞,由管理块块升为管理条条了。由地方官升为京官,这还真是贪官为他努力跑官的结果。贪官为他前途出钱出力跑,老岑对他们是愤恨得咬牙,还是高兴得打拱手?岑春煊好像没说过他的心情,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刘诚龙 来源:济南时报)

“贰臣”是什么“臣”

“贰臣”究竟该是什么“臣”?《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贰”意为“变节、背叛”;“贰臣”就是“在前一朝代做了官,投降后一朝代又做官的人”。所以,要想成为“贰臣”,至少要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臣”要身处王朝易代之际,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先后服务于不同的王朝。

不过,说到“贰臣”一词,就不得不想起清朝的《贰臣传》。乾隆时期,清政权已经建立百年,其统治已经非常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瓦解民族意识,达成统一思想,乾隆皇帝在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

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的同时,下令编纂《贰臣传》。

《贰臣传》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78、79两卷中,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120余人。乾隆以忠君为标准,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使“贰臣”成为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乾隆指出,这些“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从封建道德出发,实在是“大节有亏”。乾隆为了自家统治,把这些曾经投靠满族统治者的汉臣称为“贰臣”,的确有“过河拆桥”的嫌疑。这些“贰臣”们恐怕也会生出“何必当初”的感叹。(厉男 来源:老年日报)

谁发明了“弄臣”

“弄臣”这个词是汉文帝的发明。汉文帝的身边有一个大臣,名叫邓通,时为太中大夫,很得文帝的赏识和宠幸。有一天,丞相申屠嘉上朝,而邓通却大大咧咧地站在皇上的旁边,举止傲慢,有失礼节。申屠嘉奏完事后进言说:“陛下宠爱臣子,尽可以使他大富大贵,至于朝廷礼仪却不可以不认真对待。”皇上却说:“你不要说了,我就是喜欢他!谁也没有办法。”

退朝后,回到相府里,申屠嘉便下了一道征召的公文,要邓通到丞相府来,邓通没来,申屠嘉就放风说,准备依据法令处死邓通。邓通大为恐慌,赶忙

跑到宫里向文帝报告此事,文帝说:“你尽管前去,我会派人把你召回。”邓通硬着头皮到了丞相府,自己脱下了顶冠,光着双脚,叩首谢罪,申屠嘉在原来的位置一动不动,开口就骂:“你邓通胆敢在殿上举止随便,态度傲慢,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其罪当诛!”邓通吓得以首顿地,申屠嘉依然不肯放过他。文帝估计丞相已经出完了气,邓通也该吃够了苦头,便派人拿着圣旨召回邓通。并让使者转告丞相说:“此吾弄臣,君释之。”“弄臣”的说法第一次出现了。

(世义 来源:老年日报)

唐宫廷“妓围”取暖

古时皇宫内的取暖很讲究,汉代出现了温室殿,殿内有各种防寒措施和设备,用花椒和泥涂壁,所以有的殿便叫椒房殿。汉高祖时,椒房殿是皇后的殿室,故“椒房”也成了皇后的代称。明清的宫廷专门设置负责宫内取暖的机构,如惜薪司便是专管薪炭的机构。清代的冬天取暖事宜分工更细,设有火处、柴炭处、烧坑处。清乾

隆年间,宫内每人每日的薪炭供应是有标准的:皇太后120斤、皇后110斤、皇贵妃90斤、贵妃75斤……紫禁城内宫殿的地面下多数挖有火道,称为暖阁结构。据唐《开元天宝遗事》载,玄宗的弟弟申王每到冬天特别怕冷,于是令宫妓们将其座位团团围住,抵御风寒,称为“妓围”。

(陈钰鹏 来源:北方新报)

古代读书人如何谋生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但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还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得不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

差距相当不小。

按规矩,卖字画都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就像店铺,什么东西什么价,一清二楚。只是卖字画,多半不按种类算钱,只算尺幅大小,越大,价钱越高。清朝卖字画为生的人,以扬州八怪为最,八怪之首,为郑口郑板桥。现在的人知道郑板桥,多半是因为那幅被滥加复制的条幅:难得糊涂,其实,在八怪之中,郑板桥的字画,不算最好的。但是郑板桥正经的进士出身,做过几任知县,丢了官,不求开复,跑到扬州来卖字画,太有个性,想不出名都难。他的润格,非常有名,不可不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欠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日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言语虽妙,宗旨只有一个,论尺给钱,只收现钱,交情少套,概不赊欠。不吃官饭,或者傍官吃饭,让郑板桥有了生活的自由,任谁也管不了他。无需讨好,休论马屁,无论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人,想要他的字画,一手钱一手货,还得客客气气的,一旦惹了他,就是不动笔,谁也没办法。

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

(张鸣 来源:老年日报)



清末北京菜市口刑场行刑情景 (资料图片)

贪官为清官跑官

江湖险恶,官场也险恶,莫说官官相护是常态,官官相残也是常态。

这样的官官相斗,不但穷凶极恶,而且有时还愚蠢之至,灭了领导的命,心里固然有复仇的快意,但把自己的美好前途也随着搭了进去,值得吗?在古代,就有贪官联合起来,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大家齐心协力为政敌跑官,把安插在贪官群里的清官送出去。这法子就很有技术含量,值得一说。

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因为有“笔架山”的美誉,由一个县教育局直接升为浙江淳安县令。这下可好了,原先当的是条条上的官,要搞肃贪风暴也只能在教育系统内部搞,影响不大,现在,当上了县里一把手,那整个行政系统不都在其掌控之下吗?清官海瑞一上台,大搞反腐,不仅断了其他官员的财路,而且让上上下下均感不爽。海瑞上任不久,时任中央都御史的鄒懋卿来浙江视察,中央要员不请自来,那就不喜煞人了?千里迢迢都要上京去送礼,现在家门口就可尽“地主之谊”,多好的事呀。可是这件事情被海瑞给搅黄了。海瑞给鄒懋卿写了一封信,说您“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可是我听说您所到之处,“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如此名实两乖,到底是您做一套说一套,还是地方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呢?鄒懋卿看到这信,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抓不到海瑞的小辫子,一气之下,不从那那里走了。这下让

那些准备了大把银子的地方领导个个气愤,都说海瑞把自己的前途给搅了,海瑞的直接上司严州知府把他臭骂了一顿:你多大的破官,你不升官不发财也就罢了,干吗阻碍大家的发财之路?

浙江的官员都恨死海瑞了,可是又找不到海瑞有什么错。左思右想,终于有了新思路:我们罢不了你的官,我们还升不了你的官么?于是大家都给海瑞唱赞歌,都说海瑞能力超群,清廉无比,政绩突出,这样的人不重用,那可真是帝国之失。如此运作一番之后,海瑞的政声上达朝廷,朝廷觉得人才难得,于是先把海瑞调出浙江,“另有重用”,海瑞从浙江官员名单中清除之后,暂时挂在“拟用”名单里,随后又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国,不升也不降。这下害苦了江西官员。海瑞那臭脾气依然没改,到任没几天,就向豪强举刀,针对地主隐瞒土地的现象,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赋税,大力打击“偷税漏税”,这不要了豪强的命吗?豪强与当地领导开了许多“联席会”,觉得以浙江那办法来对付海瑞最好,于是豪强出金钱,官员出力,大家团结起来,为海瑞出力,大家团结起来,为海瑞出力,大家团结起来,为海瑞出力,这一招还真有效,海瑞到兴国任职不到两年,就因“工作出色,政绩突出”,升任为户部主事。这户部主事干什么事呢?每天看看书,签签公文,可以八点上班九点到,喝喝茶看看报。反腐败,那已经不是海瑞的事了,海瑞若再来搞反腐败,那不但是狗咬耗子管闲

事,还是严重违反“职责法”的。就这样,贪官们把海瑞“礼送”出境了。

晚清差点也出了个“海瑞”。晚清据说有“三屠”,张之洞谓屠财,曾国藩谓屠人,岑春煊谓屠官。“晚清海瑞”就是这个被呼为屠官的岑春煊。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席卷北京,西太后狼狈逃往西安,她连发几道符命,叫曾国藩来“勤王”。老曾一方面觉得与太平军的“东部战线”更吃紧,另一方面觉得路途遥远,赴京勤王来不及,所以就没了。这时,在甘肃任藩司的岑春煊抓住机遇,带着手下前来保驾,这让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忠臣啊忠臣。岑春煊就这样成为慈禧的心腹,岑春煊随后任陕西巡抚,后又任两广总督。

这个岑春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搞“廉政风暴”,他耗子也抓,老虎也打,铁心反腐。他在日记中说:“粤省本多宝之乡,官吏有求,俯拾即是,以故贿赂公行,毫不为异。”政以贿而成,官以买而得,他们花一笔大钱来买个官做,就是为了过把官瘾吗?没有哪项投资不求回报的,投资官场,那是利润十倍百倍的,是个暴利产业。他们是岑春煊一来,就要斩断他们的财路,谁甘心就戮?岑春煊到广东,打了两只小老虎,一是南海知县裴景福,一是海关书办周荣曜。别说,这两人官不大,能量却大得很,他们与当朝“宰相级人物”奕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头上